

青春岁月

饺子哪儿去了

□夏秀兰 文/图



八岁那年的冬天，大姨托人给我们带了两斤猪油渣，母亲说要留到冬至包饺子。那年月，人们生活都不宽裕，冬至包肉饺子的人家很少，因此每天一睁眼，我总要问母亲一句：“冬至到了吗？”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我，快了快了。

盼望着的冬至终于来了，吃过早饭，母亲就和父亲忙开了，洗菜、剁馅、擀饺子皮，包饺子。刚包满一笼屉，母亲就开始煮饺子。按照惯例，我知道第一锅饺子是送给根爷爷的。

根爷爷是我们村的孤寡老人，无儿无女，但他特别喜欢孩子，每年农忙时候，大人们回家晚，根爷爷家就成了托儿所，大孩子吵，小孩子哭，根爷爷一点都不烦，他会变魔术般地从布口袋里抓出一把糖果，虽然有的已经化掉，但足以让孩子们安静下来。那是过年时人们送的，他舍不得吃，一直留着。

那时候我也是根爷爷家的常

客，而且很得他的喜欢，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，为此很多孩子都嫉妒我。在根爷爷家，我常常吃不到家里吃不到的好东西。因为在村上，谁家一做好吃的都不忘送给根爷爷一份，我家也是。

那天我走到半路，正在榆树下用弹弓打麻雀的二旦拦住了我，问我干什么去？我说给根爷爷送饺子去，是肉的，我特别强调。他就要求尝尝，我不肯。二旦说：“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弹弓吗？你给我尝饺子，我就送给你！”我迟疑了一下。“别傻了，根爷爷又不知道你们家会送饺子给他，你妈又不会问根爷爷吃过没有。”望着那根上了桐油的亮油油的弹弓，我咬了好一会指头。

吃完饭后，我正帮着母亲收拾碗筷，就听得大门吱呀一声，根爷爷拄着拐杖出现了。我吓得哗啦一声，把一个碗摔碎了，母亲说：“这孩子，一让你做点事就要‘工钱’！”

根爷爷进到屋里，从怀里掏出一只手套，笑着说：“山娃子，这手套是你的吧？”

我还没说话，母亲就接过去说：“可不是咋的，老丢三落四的，让他给您送饺子，回来倒快，连东西掉了都不知道。饺子味道还好吧？”

“饺子？”根爷爷望向我，我的心怦怦乱跳，紧张地望着根爷爷，一个劲地眨眼睛。根爷爷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马上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好！好吃！你看你们老惦记着我这老头子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”后来母亲和根爷爷又拉呱了什么，我全没听进去，只记得那一天的时间特别漫长。

后来，我还是经常给根爷爷送饺子，也经常碰到二旦和其他孩子的纠缠，只是我再也没有和他们做过交换，不管他们怎样威逼利诱我。而根爷爷也从来没有问过我送给他的那盘饺子去了哪里。

图片故事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自我上小学时起，就知道了掏粪工这个工种。

在那个年代，学校里的厕所都是老式旱厕，每天下午放学，就有农民挑着粪桶拿着长把子的大铁勺到厕所的粪池里掏粪。

掏粪去早了，学生没有放学，学校不让进，去晚了，会被去早的农民掏走，所以，那时农民掏粪，还得赶着点准时到才能掏到粪。

我上中学时是在城里，由于离家远，平日只能租住学校周边市民的房子。此时，我才知道城市里有专职的掏粪工。

一天夜里凌晨三点多，一阵响动将我惊醒，连忙爬起来和同屋租住的同学一起去查看。当我们到了响动的地方，却发现幽暗的路灯下，一名身穿劳动布工作服的中年男子，正在旱厕池里掏着粪便。

我说，大叔，大半夜的，天亮了掏不成吗？中年男子笑了笑，这活儿只能半夜干，我们城市清运处的每个工人，各自负责一个片区的厕所掏粪工作，每个人都要从凌晨三点一直干到早上六点左右结束。如果天亮了去掏粪，挑着两大桶粪便从城市大街小巷穿行，不雅观不说，还会遭人白眼。

高考落榜后，我打算重读一年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暑假里，便报名参加到城市掏粪工的行列里。上任第一天，由五十余岁的老掏粪工李头儿带着我。

凌晨三点，我们便去掏小巷



远去的掏粪工

□杨进峰 文/图

里的厕所，清淘车无法靠近厕所，李头儿就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掏出粪便装进粪桶，然后挑着粪桶倒进粪车里。

虽然是凌晨三点，但在大夏天，那股恶臭味熏得我睁不开眼睛，一低头，看着粪池里爬来爬去的那层白蛆，我恶心得要吐出来。李头儿说，等到了冬天，就没有这么臭了，但凌晨三点起床，凛冽的寒风会让你更痛苦，你就忍着点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

从凌晨三点多一直掏到六点多，十多个小区的旱厕总算掏完了。拉着粪车往肥料厂赶，出了小区进入街面，每遇行人都会说：“小伙子，跑快点，这么恶臭的东西熏死人了。”有时，前面的行人也会回过头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快停下，等我们走远

了你再走，臭死人了。”

每每遭遇路人的白眼和训斥，我的心里委屈极了，同时，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。干了几天后，李头儿看我一天比一天沉默，便说，年轻人，我都干了二十多年的掏粪工了，不觉得有啥丢人的，相反还觉得很自豪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要看得起自己的职业，我们可是舍得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。如果城市没了我们这个行当，各家各户都会臭气熏天。

我虽然仅干了一个暑假的掏粪工，但至今对掏粪工记忆犹新。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的进步，不论大小城市，早已经再难看到旱厕，掏粪工也成了过去时，但那代掏粪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，将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。

家庭相册

母亲的哲学

□宋丽华 文/图

“编筐编篓，重在收口。”母亲一边双手翻飞摆弄着柳条，一边和我说着话。我知道母亲这是话里有话，一多半是说给我听呢。

前些日子，我利用双休日报了一个财会速成班，起初学的劲头十足，最初的激情过后，面对一些枯燥的数据，就失去了兴趣，有两三次没去，之后就再也不想去了，索性就荒废了下去。

回乡时，母亲一询问起我这事，我就找了借口，我说所谓的学习，过程大于结果，享受了过程就可以了，不一定非要拿到证，非要真的靠它吃饭，体验一下也不错。这话我说的很心虚，又很不以为然。母亲看着我没说话，在葡萄架下摆弄她的柳编，然后又说了这句话“编筐编篓，重在收口啊，闺女，这话和你说了二十多年了，一点都不进盐津呢。”

我母亲十二岁就会柳编，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手艺。母亲说外婆家穷，外婆身体又不好，穷家舍业的，也没有个进项，家里日子不好过。外婆自小在山东会竹编，经常给人编席子赚点吃饭的钱。外婆就把竹编的技巧用在柳编上了，没事就让母亲去柳树丛割点柳条，撸了叶子，扒了皮，放在阴凉处盖上湿麻袋沤上一天，然后就开始拧拧编编的。几个筐篓虽然换不了大钱，但是拿到集市上，卖个几块钱，买点米油盐酱醋的还是可以的。

母亲年轻时就靠着编筐篓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销，越长大手艺越好。十八岁嫁给父亲后，编的更得心应手，琢磨起大物件来了。那时村子里家家都有仓房，仓房里储存的粮食都是用麻袋，只有我们家的仓房里面是柳编的粮囤子。粮囤子靠在仓房一角，又通风防止粮食发霉，又防老鼠盗，美观实用还结实，拿着簸箕往里一插，往起一端，一簸箕粮食就出来了，可比麻袋省事多了。

村子里好多男人都羡慕母亲的手艺，都会没事来瞧上几眼她的柳编，再顺便问一句，为啥她能编成，自己编不成呢？母亲说，不是你们不成，是你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把它干完，这东西越



到最后越考验人的耐心，劲小了，松垮垮，劲大了，抽巴巴。始终不急不缓一个劲儿坚持到最后完工，也得个七八天才能编成又高又大又圆整的囤子。你们啊，整到一半嫌累的、嫌烦的、嫌苦的，就都放弃了，成了小筐小篓小囤子，这样的想法啥事儿也干不成啊。

母亲坚持编了几十年的筐篓，东西越编越精致，去年还上了电视，把那些筐篓编的缩了十几倍，一转身，就成了柳编工艺品，不再用它生产了，而是摆在了城里华丽的房间里。母亲也收了一批妇女做学生，免费教她们编织这些东西。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，对民族工艺品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也来学柳编。她们问母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能编好柳编，母亲还是那句话：“编筐编篓，重在收口。”

到现在，母亲最后留下的几个学生，学到母亲的精髓也是这句话，我问她们啥意思，编筐篓的最后那道程序有那么重要吗？几个妇女腼腆地笑了，不是的，小宋老师，你母亲说的不是技术，她的意思是，重在坚持，只有坚持到最后收完口，才算是完成一件作品，如果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是走不到收口的那步的。重在收口，就是说凡事都要坚持到最后。

我恍然大悟，对平凡朴素的母亲肃然起敬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